



A CONTEST FOR SUPREMACY

中美亚洲大博弈

CHINA, AMERICA, AND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ASIA

[美] 阿伦·弗里德伯格 著

洪漫 张琳 王宇丹 译

21世纪将会是一个在亚洲争夺主导权的竞赛，因为这里是增长所在……如果不能在亚洲保有一席之地，就不可能成为一位世界领导者。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

新华出版社



A CONTEST FOR SUPREMACY

中美亚洲大博弈

**CHINA, AMERICA, AND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ASIA**

[美] 阿伦·弗里德伯格 著
洪漫 张琳 王宇丹 译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美亚洲大博弈 / [美]弗里德伯格著; 洪漫、张琳、王宇丹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12.5

ISBN 978-7-5011-9951-8

I. ①中… II. ①弗… ②洪… ③张… ④王… III. ①地缘政治学—亚洲

IV. ①D7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81077号

A Contest for Supremacy: China, America, and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Asia

Copyright © 2011 by Aaron L. Friedberg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W. W. Norton & Company

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属新华社出版社

中美亚洲大博弈

作者: [美]阿伦·弗里德伯格

译者: 洪漫 张琳 王宇丹

出版人: 张百新

选题策划: 黄绪国

责任编辑: 张敬

责任校对: 刘保利

特约审稿: 包尔文

责任印制: 廖成华

封面设计: 图鸦文化

出版发行: 新华出版社

地址: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

邮编: 100040

网址: <http://www.xinhuaapub.com> <http://press.xinhuanet.com>

经销: 新华书店

购书热线: 010-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 010-63072012

照排: 新华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成品尺寸: 170mm×240mm 1/16

印张: 15.25

字数: 250千字

版次: 2012年5月第一版

印次: 2012年5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011-9951-8

定价: 39.00元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010-63077101

前言

进行相关研究以及撰写这本书花了我近五年的时间，但我用于构思的时间远多于此。尽管没有对地区问题专家、语言学家或研究某国问题的专门人才进行培训，但我自20世纪90年代早期，就开始把大部分时间用于思考有关冷战后亚洲快速变化的政治策略的问题，并就此撰写文章。民族主义热情、领土争端和军备竞赛在欧洲大部分地区都已成为历史的记忆。与之相反，对亚洲而言，似乎重新参与传统强国竞争的时机已经成熟。除其他影响因素外，苏联的解体几乎一夜之间就消除了美国和中国20年来亲密合作的基础。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仍占支配地位的美国和迅速发展的中国之间在泛太平洋地区有关实力和影响力的竞争局面已开始越来越有可能出现。过去数年里，我参加了许多学术会议，也参与了政府资助的多次研究，它们都涉及整个亚洲，尤其是中国“非此即彼的前途”问题。最终，在克林顿政府成员即将卸任的前几个月中，我受邀参与了情报机构对中国经济表现、政治稳定性、战略意图和军事实力等的评估工作。

上述经历令我对中国的发展方向以及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忧心忡忡。我发现人们对当时学术界和商界普遍关注，并在美国政府工作中占很大一部分的这些问题所持有的任性狭隘的乐观主义态度令我感到迷惑和失望。我遇到的大多数中国问题专家似乎都认为中美对抗极不可能发生，而且可怕得令人不敢想象，或者就是带来的风险过大以至于无法讨论（大概是因

为谈论这一问题会加大它将会引发的分歧)。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这都不是谨言慎行者在政界所谈论的问题。

我不是一些中国问题观察组织的正式成员,因而也不受大部分上述禁忌的限制。2000年11月,《评论》刊物刊登了我的一篇文章。我在文中对未来中美战略竞争的景象和展开的方式进行了推测。为了吸引潜在的读者,我将其命名为“夺取亚洲控制权的斗争”[与英国历史学家A·J·P·泰勒(A. J. P. Taylor)对18世纪至19世纪欧洲外交史的研究所开的玩笑?]并用下列语句作为文章的开篇:

在今后数十年中,美国很有可能将会发现自己卷入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开、激烈的地缘政治对抗。这一后果必将出现;在国际政治领域中,没有什么能够避免。然而,有理由相信这一情况至少是看似可信的,甚至是十分可能发生的。有充分的理由让人们相信,实际上上述对抗已经展开。

这绝不是我独有的观点,但在当时,这种观点显然属于少数派。尽管这篇文章受到一些关注,但总体上没有得到专家的认同。最好的情况是,他们认为这是过度悲观;最糟的情况是,他们认为这会在没有事实根据的情况下引发对中国未来实力和意图的担忧。10年后,随着本书付梓,事态也开始发生变化。认为美国和中国即使不一定会陷入冲突,也注定将决一雌雄的看法看似不再牵强。而认为就某些方面而言,我们已参与进一场日趋激烈的战略竞争的看法即使未得到所有人的认同,也无疑比10年前被更多人接受。

是思想倾向和认知上出现的有形发展变化导致上述观点发生了改变。在世纪之交,美国无可匹敌的实力及其“单极时代”存在的可能期限是学者和评论家们普遍探讨的话题。接下来的10年中,恐怖袭击频现,又爆发了两场消耗极大、制造分裂的战争以及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此

后，被人们谈论更加频繁的话题则是美国将不可避免走向衰落。如同过去过度的兴高采烈，如今的悲观主义无疑也将会证明是言过其实。然而，认为美国的卓越地位或许会面临严峻挑战，而且可能会很快出现这一情况的看法已很常见。

美国最近连续受到打击、遭遇挫折，而中国迄今为止却显示出非凡的能力，一直停留在急剧上升的轨道。过去10年里，中国的年经济增长率接近10%；该国经济产出已超越其他所有发达工业国家，并不断迅速缩小着与美国的差距。得益于该国经济预算持续的两位数增长，中国武装部队的尖端技术研发水平和军事实力都得到了显著提升，势力范围也明显扩大。随着可支配财富的积累和能力的增长，北京已开始在亚洲和世界范围内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力。

这些应该都不会令美国分析人士、决策者和政治领袖感到惊讶。然而，在过去1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共同的注意力在很大程度上都集中于其他事务。自“9·11”事件后，美国国家安全部门把关注重点放在了中东和南部地区，而不是东部地区和亚洲。他们还着眼于开展反恐战争以及进一步阻止核武器的扩散，而不是准备与五角大楼所谓的“势均力敌的竞争者”进行可能长期的战略对抗。“9·11”事件后，美国决策者还做出了深思熟虑的决定，试图淡化与北京之间的分歧，避免双方发生摩擦。这部分是由于他们希望与北京联手对付恐怖主义分子和“流氓国家”。此后，上述问题的紧迫程度多少有些下降，有人开始怀疑北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应对这些问题，还有证据显示中国不断扩张的实力和野心已继续增长，事态的焦点因而已自然开始转移到原来的那些问题上。最近在事关中国问题的倾向性上出现了变化，部分是由于与此前相比，有更多居于高位的官员把注意力投向相关问题，也更倾向于持怀疑态度。

最重要的是，北京在过去数十年中的言行令中美之间的对抗正在浮出水面的事实难以被忽视。在过去20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领导人普遍都十分小心谨慎，避免做出会致使其他亚洲国家，更重要的是，使美国产

4 | 中美亚洲大博弈

生焦虑的举动。然而，自从2008年至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他们的言行变得远比以前自信。北京已更加强硬地抵制要求其改变经济政策的外部压力，更为公开地展示其不断发展壮大的军事实力，更加直言不讳地警告邻国不要违背自己的意愿，更愿意利用持续增长的经济影响力试图在外交领域施加影响，并更加公开地质疑美国在亚洲和全世界的领导地位的存在期限。

无论这些事态发展情况将被证明是暂时现象，还是一些事件的先兆仍有待观察。至少目前它们令人对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方向产生疑问，也怀疑当前美国实施的政策能否明智、持久地对付愈发强大、雄心勃勃的中国。尽管我不能宣称在刚开始写这本书时就已提前预知，但就这些问题展开彻底讨论的时刻似乎终于已经到来。

序言

只有首先明确我们身处何地，将去向何方，才能更好地判断我们该做什么，以及该怎样做。

——亚伯拉罕·林肯，1858年6月16日

美国和中国今天深陷于一场悄无声息然但日益剑拔弩张的竞争——不仅在亚洲，而且在全世界争夺影响力。这场竞争自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之后形成雏形，自世纪交之后速度显著加快。

尽管许多诚挚善意的评论人士似乎相信，中美对抗的出现并非易消除的误解或易纠正的政策失误的结果；相反，这种对抗是由深深植根于多变的世界体系以及这两个太平洋大国极端不同的国内政权的力量推动的。纵观历史，实力最强的国家和新兴国家之间的关系往往很不稳定，甚至常常诉诸暴力。已确立地位的国家倾向于把自己当成是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是它们帮助创建了这种秩序，也正是从这种秩序中它们继续获益；新兴国家则感受到现状的束缚甚至欺骗，并且奋力反抗这种秩序以获取它们认为天经地义该得的东西。这些由来已久的模式在今天的中美行为中依然非常明显。

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又为这种局面增添了至关重要的额外的不信任和动荡。尽管华盛顿和北京都小心翼翼地避免公开宣称，但双方都有威胁

对方基本利益的战略目标。就美国而言，其意在轻推中国向西式的自由民主方向前进，尽管是通过和平、渐进的方式。与此同时，中国当前的领导者则有意维持他们当前的体制。正是因为很大程度上他们视美国为自身所面临的最严峻的外部威胁，所以他们觉得有必要遏制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力量和外交影响，迫使其撤退，并最终在东亚取而代之成为主导力量。

尽管强大的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力量迫使中美走向对抗，但很显然还有其他的抵消因素在发挥作用。因为潜在的巨大花费和危险，双方都没有寻求直接冲突，事实上，双方都渴望尽可能避免冲突。尽管大国之间的关系并非总是如此，但这的确是谨慎和互相克制的强大来源。华盛顿和北京或许互不信任，但是它们仍然乐于在有重叠战略利益的领域寻求合作。尽管最近因为贸易问题发生了一些摩擦，双方仍然继续在深度贸易纠葛中看到利益所在。或许，最重要的是，至少在目前来讲，华盛顿和北京似乎都相信，时间掌握在它们各自手中。美国的决策者们仍然很自信，从长远来看，中国的经济增长必然为自由化和持久和平铺平道路。而中国当前的执政者虽然担心未来一段时间还将艰难前行，但是他们似乎也很确定，历史的潮流是顺应本国利益的。

这两种观点不可能都对，哪一种更接近真理将在本世纪前几十年见分晓。如果中国坚持当前的道路，如果中国变得更加富有和强大，但是却并没有变成一个西式的自由民主国家，那么其当前与美国的温和对峙很可能会演变为某种公开和危险的形式。另一方面，尽管无疑要经历艰难的时期，但如果中国真正实现了自由化，那么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跨太平洋联盟的前景似乎一定会得以提升。

从进入21世纪开始，美国就面临着处理与中国错综复杂的、不确定的以及潜在不稳定的关系的任务，没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但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们并没有特别准备好应对这一考验。自“9·11”恐怖袭击之后，我们的政府一直忙于回应迫在眉睫的恐怖主义和核扩散危

险，摧毁伊斯兰“圣战”分子的网络，应对朝鲜和伊朗这些国家，同时试图稳定、转变和从阿富汗和伊拉克撤军。尽管华盛顿并没有如很多评论人士所说的那样从整体上忽视中国或者亚洲，但是美国也未能向该地区投入合理的时间和精力。我们的资源是巨大的，但不是无限的。如果不是因为“9·11”事件，许多用以针对紧急威胁进行分析和做出反应的财力、人力和智力资源，无疑都应当投向亚洲和一个崛起中的中国构成的长期挑战。

尽管今天这些紧迫的问题最终会变得不那么重要，但是在未来几年还将继续保持优先地位。国家安全“大饼”因此不得不分配给多项性质迥异的任务；而且“大饼”的规模较之几年前的预期可能要小得多。因为2008~2009年金融危机持续的影响，至少在未来十年，如果不是更久的话，预算将会特别紧张，资金也会比较匮乏。就在中美对抗开始升温之时，美国政府将面临着异乎寻常的预算紧缩。

即使没有应对其他危险的牵制和花费，回应中国崛起也并非易事。我们的国家在崛起为全球第一大国的过程中也需要面对其他强国，但是在超过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我们不必面对中国现在似乎要成为的国家那样的战略对手。纳粹德国和帝国主义日本没有这么多人口、资源或工业基础与我们在同一水平上竞争。苏联或许有这样的实力，但是民主世界非常幸运的是，苏联领导人致力于灾难性低效的经济自给自足和中央计划政策。

中国拥有巨大的人口和自然资源，在过去30年中，中国采取了以市场为主导的发展之路，这条道路已经创造出异乎寻常的高经济增长率和技术进步率。与此同时，其庞大的人口数量决定了就人均收入而言，中国还是相对贫穷的，中国的经济总量可能很快就要开始接近美国的水平。这样的结果并非注定的；中国要想保持经济正常发展，将必须避开无数障碍和陷阱。而当这种转变真正发生的时候，将标志着一种真正崭新的事物的出现。自19世纪80年代取代英国成为“世界工厂”之后，美国再没有遭遇过

一个拥有比自身更大经济体的潜在战略对手。

迅速的经济增长使中国有能力持续、快速和广泛地增加军备，与苏联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也保证了其总有便捷途径接触到世界级军事和工业强国所需的尖端技术。最后，尽管参与商业活动产生弱点，但是同时也提供给中国强有力的施展外交影响力的新工具。这一点也是苏联未能取得的优势。无论在所处地区还是在其他地区，中国已经证明能够熟练运用自己日益增长的经济影响力来塑造其贸易伙伴（包括美国）的观念和政策。

在20世纪大部分时期，美国大体能够将世界上的主要国家分为两个阵营。一边是朋友和盟友，这些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由的民主国家和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另一边是敌人：法西斯和共产主义政权，美国与之几乎没有贸易关系，并且只有有限的、紧张的外交关系。这种对于世界的划分简洁明了，而且至少拥有道德标准的外壳。美国愿意不时地与那些其认为有意识形态分歧的国家进行战略性的贸易或结盟，但是，领导人和美国人民，作为一个整体来说，一直更愿意与那些他们认为是“好”国家保持亲密关系，同时疏远那些他们认为是“邪恶”国家。中国似乎并不清楚地属于任何一个阵营，事实上，不属于美国战略思维的任何一个现有范畴；中国是一个主要贸易伙伴，但不是一个可信赖的朋友，也不是一个死对头。此外，抛开突发状况不谈，中国很有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都停留在这个暧昧的灰色地带。除了在更明显的物质领域，中国崛起因此也对美国的战略家们和这个国家整体构成了一个巨大的智力挑战。

应对这一挑战将会很难，一部分是因为用一种适度和不带偏见的方式来讨论中国事实上已经变得不太可能。那些担心中国崛起的人们常常错误地描述中国构成的挑战的实质，过分强调了其当前实力，夸大了其公然侵犯的倾向。与一些人宣称的相反，中国的经济发展自身并没有对美国的繁荣构成一种挑战，中国也没有要吞下全球所有的加工制造业工作，其军队

并没有那么强大，当前的中国领导人也没有（如一本最近新书的标题所宣称的那样）“想和美国交战”。

尽管有上述这些警告，尽管最近中美关系出现紧张，学界、商界和政界的中国观察家们对于未来发展态势仍然强烈倾向一个更为乐观的观点。因为理论、政治、情感和道德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对于那些在那边做生意的人们来说涉及自身利益），大多数专家仍然坚信中国和美国的利益正在逐步趋同，与此同时，贸易和经济发展正在迅速推动中国向着真正的民主改革道路前进，从而使中美关系向更稳定和平的方向发展。美国人需要有耐心，不要破坏现状，以及最重要的是避免采取任何或许会引起中国对抗的行动，从而逆转了原本有利的局面。正如一条老生常谈的传统智慧谚语所说的那样，“把中国当成一个敌人，中国早晚会变成真正的敌人”。

这种观点随之而来的，令人遗憾的，是看不惯辩论、对于持不同政见者缺乏包容、不愿面对令人不悦的事实。那些对于中国崛起的战略含义或者对于当前政策针对中国崛起作出的反应是否恰当提出问题的人们冒着被当成缺乏见识的杞人忧天者的风险。更糟的是，他们可能会发现自己被谴责制造出原本不存在的问题。

这种情况不健康，并且会证明是十分危险的。贬低或否认中国行为的竞争性不会令它们消失，只会令我们更难于对其作出及时审慎的回应。害怕制造出自己会应验的预言，会让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朋友和盟国未能适时采取那些事实上有助于震慑威胁、减少风险和保持和平的行动。而且，未能认清潜在的未来危险会让我们在这些危险真正出现时束手无策。不能等到我们处理完其他紧急问题之后，才针对怎样最好地应对一个崛起的中国构成的挑战开展一次严肃讨论；就这一问题开展辩论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已经迟了很久。

因为事实是如果当前这种趋势继续，我们将会输掉与中国的地缘政治竞赛。失败有可能不是砰的一声到来，而是伴随着轻轻的啜泣。

中国领导人并未寻求对峙。相反，自从冷战结束，他们一直采取一种一边扩张自身实力和影响力，同时暗中削弱和抑制美国实力和影响力的谨慎战略。如果中国的军事实力继续飞速发展，而我们因为预算紧缩、国内政治压力以及不合时宜的战略抑制未能作出比直到今天之前更有力的反应，那么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平衡就会开始向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倾斜。这样一个改变将会削弱我们传达给邻国的安全保证，从而削弱我们在这—地区立足的根基。对于我们承诺的怀疑，连同来自北京的经济引诱和外交压力，可能会导致我们的一些长期的朋友重新评估自己的国家安全政策，包括他们与我们的结盟关系。我们在亚洲的地位只是依靠相对不多的盟友和准盟友关系，如果这些关系解体，或是变得微不足道，我们将会发现自己在亚洲“被边缘化”，甚至被赶出整个地区。到那时，将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小岛，如关岛、塞班岛和天宁岛，还处于我们的控制范围。在事情尚未到达这步田地之前，我们的政府恐怕就会觉得必须与中国修好，并且承认其地区首要大国的地位。

那又如何呢？为什么美国人应该介意自己国家失去了在一个地区最强大最有影响力的地位，而这个地区，毕竟远在半个地球之外？从20世纪初期开始，无论是共和党政府还是民主党政府的美国外交政策都有一个不言自明的目标，那就是防止欧亚大陆的任何一端为一个或多个潜在的敌对势力所统治。其原因总是包含着经济、战略和意识形态方面的综合考虑。如果西欧或东亚落入不友好力量的控制之下，美国将会失去进入该地区市场、技术和至关重要资源的途径。这个恶意势力或者联盟或许会将该地区的财富和军事力量纳入自身控制，并利用其作为挑战美国利益甚至攻击美国本身的安全基地。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点是，美国的政治家们长期以来一直担心，如果欧洲或亚洲将来“落入”一个反民主的力量之手，那么他们关于一个自由世界的构想将走向何处。

时至今日，这些担忧和100年前一样有根据，如果因为漫不经心、失误或是故意作出的决定，我们像现在这样允许中国支配了亚洲，我们

的繁荣、安全和进一步传播自由的希望将会严重受挫。我们的企业会发现，它们获取一些全球最具活力的经济体的市场的高科技产品和自然资源的机会，都受到为了迎合中国企业而特别设定的贸易条款的限制。同时，因为美国不太可能进行直接的军事征服，一个无拘无束的中国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可以收复被其他国家占有的领土。控制据信蕴藏于中国南海和东海的大规模油气资源，再加上能够以优惠条款从中亚和俄罗斯进口能源，将极大地减少北京对从波斯湾进口原油的依赖，从而减少其对可能的美国（或印度）海军封锁的忌惮。

随着美国离开东亚，北京将能够实现两岸统一，并很有可能封锁、压制或者在日本和韩国提出军事挑战之前抢占先机。在消除了来自海上邻国的可能威胁之后，北京能够投入更多资源与其大陆邻国设定条款，并且能够更容易地部署军力来防御或者推进其在全球其他地区的利益，包括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在中国能够设想与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展开竞争之前，其首先必须确立本地区的霸主地位。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曾经指出：“21世纪将会是一个在亚洲争夺主导权的竞赛，因为这里是增长所在……如果不能在亚洲保有一席之地，就不可能成为一位世界领导者。”李光耀是对的：如果我们允许中国取代我们成为这个至关重要地区最重要的力量，那么我们的全球利益和价值观都将面临严峻的危险。我写这本书的目的，正是为了警告这样一个严峻的、快速增长的挑战的存在，解释其根源，阐述其表现，并且提出能够最好应对这一挑战应采取的政策。

目录

CONTENTS

前言	1
序言	1
第一章 上升手段	1
瓦斯科·达伽马纪元	2
扩张与支配	6
亚洲复兴	9
实现发展	13
中国的崛起	18
中国会继续上升吗？	22
第二章 对抗的根源	27
预测很困难，尤其是在预测未来的时候	28
缩小实力差距	30
中美国？（Chimerica）	33
民主和平论？	37
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	39
共同威胁？	41
核武器？	42
脆弱的平衡	43

第三章 从遏制到结盟	45
实力与原则	46
遏制：1949~1969年	48
结盟：第I阶段（1969~1979年）	56
结盟：第II阶段（1979~1989年）	65
趋同	69
第四章 “接触+遏制”	71
联盟的终结	72
继续接触	73
承认挑战：台湾危机与“遏制+接触”归来	77
保持平衡	82
奥巴马政府的“接触+遏制”	90
“接触+遏制”的韧性和风险	92
第五章 事物的发展倾向	97
实事求是	98
中国战略家评估“事物发展方向”	100
和平发展	101
等待多极化	103
美国威胁	108
结论	113
第六章 韬光养晦	117
24字战略和3句箴言	118
避免冲突	120
发展综合国力	123
稳步前进	126

第七章 不战而胜	131
中国究竟意欲何求？	132
创造一个“有利的周边环境”	134
不战而胜是最高形式的卓越表现	137
“胜利”的意义	149
第八章 影响力的平衡	151
谁在赢得“霸权之争”？	152
谁在“影响”谁？	153
美国正在“驯服”中国吗？	154
中国在“哄骗”美国吗？	157
保持平衡还是“追赶潮流”	161
外交资产负债表	164
第九章 实力平衡	173
“硬实力”竞赛	174
传统军事平衡	174
核平衡：扩大的威慑与反威慑	181
控制海洋	183
正在缩小的技术差距	187
用来打“拉锯战”的资源	191
第十章 替代战略	199
替代中国	200
替代战略	200